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南紀事 第三卷

○黃道周 黃道周，字幼元，福建漳浦人。幼孤好學，窮微極博，天啟壬戌成進士，授編修，充經筵書官。故事，展書必跪，膝行數武。道周獨調膝行非禮，平步進，監侍駭愕，魏忠賢連目攝之，不動。歸，讀書白鹿洞，躬執薪爨，天下士大夫高推之。

威宗即位，起原官。崇禎庚午，主浙江鄉試，遷右中允。會大學士錢龍錫，以袁崇煥事下獄，史■等必欲殺之，主之者周延儒，廷臣無敢訟冤者。道周上疏曰：「秦漢而下，宰相有犯，坐請室不過數日。非大逆，或裁或原，人主未嘗不為引痛。今累輔所坐，為罪督攀援耳。昔輔臣高拱，嘗以邊功得蔭錦衣，辭曰：『身未臨強場，而受上賞，即一旦有敗，何所逃誅。』臣疑其言不忠，由今而觀，實為先見。漢武帝決意空幕南，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，一旦破法而戮劉屈氂；世宗決意棄河套，心疑開隙撓修玄之事，一旦破法而誅夏言。此二子者，皆生值明時，無故身伏斧鑕。今東強之圖，未有定算，恢復之計，上下持疑。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斲，騎牆之見者，獨斷然快意於一累輔。累輔既無斂棋引杯之致，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，斗柄銷光於理勢。每見衣冠相語以目，不曰：『安敢言』則曰：『那得歸』天下人心，衰颯如此，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略者乎？陛下御極以來，輔臣坐重譴者九人矣！

一代之中，有幾宰輔？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！」疏入，上感動，延儒意亦釋，龍錫竟得出戍定海衛。

五年，孔有德反登州，連陷州縣，而溫體仁當國，專輔上以法律，益為廉謹取媚。凡事蒙蔽，兵政怠弛。道周精易數，故以《易》諫。言：「《易》以天道為準，以《詩》、《春秋》推其運候。始春秋元年己未，加五十有五，得周幽王甲子。

其明年十月辛卯，朔，日食。以是上下中分，二千一百六十年，內損十四，為洪武元年戊申，為大明資始。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，以乾屯需師別之，三卦五爻，丁卯大雪，入師之上六，是陛下御極之元年，正當師上六。《辭》曰：『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。』凡《易》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，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。今歷十分之四矣。陛下開承之始，曾未四年，土庶離心，寇攘四起。往者敵去遵永已六七，而敘收復者以為千古奇功；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，而護叛帥者以為不犯秋毫。凡小人見事，智恒短於事前，言恒長於事後。不救凌城，謂凌城必不可築；不理島民，謂島民必不可用。昔有夏胤微、仲尼所錄，向戌去兵，丘明非之。臣以為正功之道，在乎定命；亂邦之戒，止乎小人。小人用即無寇賊，亦足以致亂；小人不用即有外憂，亦足以致理。人主之學，一以天道為師，則萬物之情可照；斷事一以聖賢為法，則天下之材具服。二年以來，以察去蔽愈多，以刑樹威愈殫，亦反申商歸周孔之秋也。臣考自丁卯大雪，至戊寅春分，凡十一年餘七十七日，皆在師上六。『勿用』之防，誠不可已。」傳旨明切更奏。

道周言：「明切之要，莫若用君子，去小人。自庚午以來，為邊疆之案以陷君子，為科場之案以尋私怨，其緒餘為參罰催科。在宋人一看詳條例之司，諸臣倚之當匡襄之務。宋儒言：『邊帥之才，當於廉乾有識中求之。』又云：『直言敢諫之士，即杖節死義之臣。』萬曆末年，如鄒元標、趙南星等二十餘人，廢棄廿年，釀成門戶之禍。今又取摺紳有器識者，舉網投弁。

知其為小人，又以小人矯之；知其為君子，又以小人參之。天下事尚安望有成功哉？」因論馬如蛟、毛羽健、任贊化等被譴，而薦惠世揚、李邦華、梁廷棟可大用。末云：「昔蘇軾臨行，求陸辭，不得，上書言：『極泰之世，小民皆得上通；極否之世，近臣不能自達。』臣今雖乞枯骸，猶荷明問，死且不朽。」

坐削籍出都，為衛士凌辱，作《重生詩》。至杭州，諸生築大滌書院於餘杭之洞霄宮，從講學焉。

歸廬墓者三年，以原官召遷左中允。時五日內條兩尚書，道周上書請慎喜怒，以回天。再應詔，言：「天下神器，為之有道，簿書刀筆，非所以繩天下之具也。古者聖人設為禮樂，以治方內；設為征伐，以治方外。禮樂不足以治其內，始有縲紲世纓，纓於君子；征伐不足以治其外，始有揭竿裂帛，起於小人。共工伯鯀，身亮天工，使水土不治，人民不安，雖神明之胄，不保幽羽之戮。今陛下寬仁宏宥，蓋有身膺重寄，七八載罔效，尚擁權藉自若者。天下嶮險無賴之徒，群聚京師，摺紳俯首屏息，以伺動定。幸逢陛下好生，下詔求言，省刑清獄。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，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。且以人心時事如此，輔臣雖甚清且強，寧保天下無一蹴芻齒馬之事哉？」

上心重道周，意其言事頗迂，而言醇行清，可任講幄，累升左春坊左諭德，詹事府少詹事，侍讀學士，修玉牒，充經筵日講官。

十一年二月，上御經筵畢，召道周及詹事顧錫疇、庶子黃景昉、編修楊廷麟等二十餘人前，問保舉，考選，孰為得人。

道周對：「今人才遠不如古，矧屢經挫折，如樹木然，須養之數十年，方其得用。世宗皇帝時，臣下救過不給，然或朝行謹逐，暮即追還。」上感動，已復班，更召詢，道周言：「立朝之才，存乎心術；治邊之才，存乎形勢，曩來督撫未揆形勢，隨賊奔走，事既不效，輒謂兵餉不足。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，可供四十萬師。今寧錦三協，僅十六萬，不須別求增餉。至撫賊之法，令斬捕自贖，使望風解還；收其眾分隸諸將，以實塞下。倘令自擇散地，一入鄖陽山中，終為腹心之患。」上深是之，而未能行。後張獻忠反谷城，卒如道周言。

楊嗣昌為本兵，主棄義州，致寧錦孤危，且引漢和親宋納幣，稱為樂天，而援孟子「善戰服上刑」傳會其說，嗾遼撫方一藻奏言：「北朝鐵騎十萬，並三十六家之眾十餘萬，西並插部及順義，又十萬，八城之眾，不過六七萬人，何以御之？請如俺答故事，行款，撤兵中原，討流寇。」已遣誓者周元忠，前往諭其就撫，皆受成。中樞與宣督盧象升密商，幸上獨斷。

道周聞之，頓足曰：「果爾，不為趙氏續乎？」乃上言：「俺答之事，與今日不同。俺答據有河套六七十年，故漢匈奴河南地，非若遼東衣冠之國，在我版章，一也；河套深阻，形勢窪曲，距三輔四千里，必蹂秦晉以寇宣雲，非如遼左近我肘腋，猝不及制，二也；答誘我降人如趙全輩，不過教以擾邊盜馬，今諸叛將贖卒無賴者，視取全遼若寄，動引契丹蒙古為雅談，不可稍示以除，三也；俺答制於胡婦，老且倦共，今東人狂稚，初無撫意，我又未得其要領，四也；答與吉囊共為雄長，恐已死囊並其眾，欲及生時借名封以襲諸部，收諸邊撫賞之利，非若東人盡吞屬國，西取順義，東取朝鮮，桀驁盤踞，五也；答受撫雖不出套，其王庭猶在漠北，時射獵賀蘭青海之外，東人必不肯棄遼沈，舍固鐵，還徙建州，與魚皮諸夷為鄰，六也；答既受金印，七十年稱外藩，一旦為東人所乘，席捲其地，我邊臣若罔聞知，無由復修東封，使還順義，七也；我雖不築東勝，答亦不犯慶延，受降兩城，東西自若，東人即畫{分木}河中分首山之道，而神京左臂猶未安復，八也；答即據套不能斷我屬夷東人，既割遼左，必不肯吐諸驛還我朝鮮，九也；答馬市在陽和、天城，即東犯紫荊，尚六七百里，東人馬市若在張家，不百里至宣鎮，不百里逾隆慶、媯川，迫我居庸，且又紆道非其所樂，必尋遼西舊市，屯踞寧錦間，以蠶食八城，窺我左協，十也；款必不可成，即幸而獲成，寧、錦、遵、薊、宣、大之師，何處可撤？不悔罪臣貢，不可撤；不卻地還巢，不可撤；不北盡威遠、清揚，南盡環陽、寬莫，不可撤；不盡東諸部落，不侵不叛，不可撤；不西還我順義、金印、名王之封，不可撤；不盡捉東江諸島孔、耿、尚、沈四酋，以謝登、萊、靖、旋順，不可撤；中原叛帥，江南流人未還，成、籍得出入狡獪其間，不可撤；馬市數徙，出撫順又出廣寧，求宣口又求中協，故例可循，而邊隙不塞，不可撤；元凶猶在，蛇豕無懲，德明之外，別有元昊，不可撤；兀堂再誅，京觀屢築，而安樂自在之民，未還寇帶詩書之舊，飄搖風雨，其來無方，此乘塞關外者，可撤乎？不可撤乎？宋祖欺人孤寡，取天下得於契丹呼蹴之餘，不二十五年而爭盟，欣然封禪。我太祖太宗，光還日月，誰敢為不潔之談？穆宗不動一旅，而收順義；神祖不憚大師，以復朝鮮之宇。今西喪卜部，東陷朝鮮，中外諸臣，恬不為意。臣非謂寧錦六七萬，便可犁建州。彼既據瀋陽，西面攻略，必渡遼河；出臨潢之外，北歷

興寧，千七百里始至宣口；即中折而回三協諸口，亦已七八百里。今從錦義至靜寧堡，彼所必經一二百里，距瀋陽五六百里耳。靜以觀其變，逸以待其歸，彼之有虞於寧錦，猶寧錦之有虞於彼也。彼兵雖盛，散於各部，不能長聚六七萬人，以待引弓。彼以一州之眾，馳千七百里，何必有餘？我以天下之力，應五六百里，何必不足？

度邊臣之意，以久戍之卒，當猝至之敵，無眾不摧，不如以不戰之飽與彼，以有生之安與我，是不言款而款已久。猶恐以一朝之戰，敗其終年之款，思以其不款之款，文其不戰之戰。光考在御，旬日間發帑二十餘萬，未底厥成。今可以苟簡終之，但請立為搗虛斷後之令：敵以數萬騎出千里之外，我不能以數千騎搗五百里之內者，誅無赦；敵以十餘萬騎出千里之外，我不能以數萬騎搗五百里之內者，誅無赦。又為之令曰：敵以萬騎出千里歸，我不能以二萬騎邀其輜重者，誅無赦。如此，彼必不敢遠出，必憤而與我持於堅城之下，我始得斂兵，專以老之撓之，設奇以致之，多方以誤之，以八九萬人全力與遼薊相犄角，即錦義之間固已，可伏而答其背矣。今聽敵入平，今日日出宣府，明日日出大同，今日日駐馬肺山，明日日駐青澗口，經春涉夏，逍遙不歸。絕不聞遣一卒擾其虎穴，又烏用是遼撫為者？遼撫既無成謀，內受算於樞臣；樞臣又無成謀，外受算於錦帥。款事成，則逃眷旦夕之間，貽釁三年之後；不成，則謂外有王田之智，內無高張之忠，委過朝端，安受禍敗。昔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，然遇藩鎮大事，皆咨策杜黃裳，謀於李絳，詢於裴洎，納諫於白居易，後乃委心於裴度。方今上天告災，星象示儆，宜以實示群情，無以文稽眾論。惟陛下發樞臣前後諸疏，眾正其罪。」上方倚信嗣昌，議雖不行，心銜道周。會象升以憂求解任，嗣昌意在陳新甲，並推在籍守制者。

先是，嗣昌奪情，道週三具疏以事，遂中止。至是，聞會推宣督之命，遂上疏曰：「臣觀古今治跡，其曲章法度，雖受於先王，義不敢改，至於事窮勢極，亦時通變，以盡其神。惟綱常所繫，為臣教忠，為子教孝，垂憲萬世，本於民彝，不可易也。禮，三年之喪，君命不過其門；兵革擊凶，時出戎右，不施於士大夫。宋時武弁如田況、岳飛，皆累乞終制。我太祖以劉基、宋濂，帷幄之任，特聽其奔喪，嗣後雖有奪情，終違物論。嘉靖中葉，以邊圉事殷，特起楊博於宣大，還翁萬達於本兵。然其時博且禪矣，又以夙歷移近雲中，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，棲遲不數日，墨衣視事，世宗亦心非之，卒罷閒以去。

號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。張居正以不守制，損其助名。天啟季年，袁崇煥冒起於右屯，崔呈秀頤顏於樞府，身膏斧鑕，貽唾西市。去今幾何時，而士大夫蒙面喪心，營推營復。天下無無父之子，亦無不子之臣。衛開方不省其親，管仲至比之殺狗，李定不丁繼母憂，宋世共指為梟獍。臣前三月在經筵，見楊嗣昌吉服應召，擬已終制，今乃未終。嗣昌秉樞已垂二年，不知其何時居喪，何人推轂，而顛越至此！陛下聖德，孝治天下，小遇災眚，輒減膳撤縣，素服避殿，以厲導臣。所以然者，陛下為天子之子，三辰不輯，天有違行，猶之父母溫清不安，人子為之不櫛不沐，廢寢忘餐，以俟父母之平復，所以教孝也。今督臣盧象升，父殯在途，椎心泣血，以俟奔喪。而群臣動推關遠難移之人，以緩其事。今又有並推在籍守制之旨。夫使守制者可推，則是聞喪者可不去也。是為子者可不父，為臣者可不子也，陛下以從月拂經，星辰陵次，軍氣違和，尚下詔求言，引躬克治，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，皆受於天，禮樂刑政之所從出，不可替越。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，飛揚暗啗，彼此相煽，以玷聖明仁孝之治，干天地綱紀之常，是不宜使四方聞見也。

嗣昌張網溢地之談，款市樂天之說，才智略見矣。更起一不祥之人，與之表裡，猶狼狽依肩，無益負重，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？」上切責。及會推竟以新甲上，道周又疏言：「臣不知新甲為何如人，然聞其丁艱，猶未終制也。古儒臣專闖，能任弘鉅，垂竹帛者，率皆本道德，敦行義，根柢甚茂，而後枝葉生焉。三代而下，如趙充國、皇甫嵩、羊祐、杜預、裴行儉、高仁厚、韓琦、范仲淹輩，皆卓然自豎，纖毫不苟。其所成就，猶未造古吉甫、張仲之流。今聖主焦勞邊境，十年於茲，負氣敢諫諸臣，半棄不錄。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，以幸非常之功，微不世之業，寧可得乎？比寧錦邊遽，東人曾未越邊，而宣雲警報，輒云：『九營十營，衣青蟒者無數。中樞且欲以義州馬市權界款邊，中外俯張，幾易鹿馬之形，盡假叢神之意，空破非常之格，以授不祥之人。』傳曰：『天子守在四夷。』又曰：『王者有徵無戰。』誠使禮樂修明，舉錯各當，忠讜在朝，貪佞在野，以此守何不固？徵何不服？古亦有忠臣孝子，無濟於匡攘之用者，決未有不忠不孝，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。臣雖孱懦，然自二十歲躬耕，胼胝手足，以養二人。四十餘籍籍，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屨。今雖逾五十，然非有妻子之奉，婢僕之累。所纂數卷書，已移月可畢，筆札乾盾，均為報恩。天下果無人，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，何至使被棘負塗者，被不祥以玷皇化哉。方今災感漸次箕尾，是為燕分，九十月交，當南斗口。雖有道儒者所不談，然思患豫防，聖人所誡。新甲聞報，崎嶇秦蜀，發表束裝，度須百日，此其載道，已垂半載。象升空以兢兢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，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。」疏入，上滋不憚。

九月，御平台召對，謂道周曰：「朕幼而失學，長而無聞，賴以講臣之力，啟沃朕心，少知天理人欲兩端。夫無所為而為之，曰天理；有所為而為之，曰人欲。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，可謂無所為乎？」對曰：「天人義利之辨，臣嘗聞之矣。

臣以綱常名教為心，不以功名爵祿為心，自信無所為也。」上曰：「朝推新甲，爾疏夕至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前旨云：不拘守制，知新甲矣。始嗣昌欲用新甲，臣參疏夙具，適相會耳。」

上曰：「三疏皆上，而雲阻於際會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同鄉御史臣蘭友，給事中臣楷已有章矣，恐涉嫌疑，故臣疏未上。

天下綱常，封疆大計，若終不言，後將莫及。且言路未有言者，臣之有言，非得已也。」上曰「清，美德也，小廉曲謹，非清也。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講所云子思一生以誠明為本，是也；雲誠出於清，仁生於誠，非也。」對曰：「曲能有誠，此誠出於清之說也。孝弟為仁之本，此誠生仁之說也。夫惟孝弟之人，能理天下，生萬物。不孝不弟，本實撥矣，禮義廉恥盡矣，何事之能成？」

嗣昌進曰：「道周責臣奪情起復，是也；其謂臣營推營復，非也。臣不幸遭臣父之艱，又遭繼母之憂，臣不生為空桑，豈不知有父母。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。古者列國之君臣，尚可去彼適此；今則一統之君臣，無所逃於天地。即臣父母皆受君恩，臣於君臣，尤重於父子。況臣乞終制者三矣。至奉明旨，撫按敦迫，自分何能敢復晏然。倉皇奔命，行至保定，猶乞終喪，引成化間修撰羅倫事，意謂今詞臣中，必有博通古義，親切論思，可代臣直言，上回天聽。比入京，聞道周品行學術，士類所宗，必有持正之言，可以使臣終制而去。不謂其疏中自稱不如鄭鄭，臣乃太息而絕望也。古人有言：禽獸知母不知父，鄭杖母禽獸不如，道周又不如鄭，未知道周之於綱常何如也。」

上曰：「卿為卿父屢疏，昭然，數年在外，並不攜家人，墨衰視事，朕自知卿耳。且道周所言不如鄭鄭，朕正欲詰之。」嗣昌曰：「臣以綱常名教所關，不容不辨。道周實清介，人望所歸。乞罷臣放還歸田裡。」上溫慰之，且斥道周邪說。道周曰：「臣平生恥言人過，今與嗣昌爭論於上前，非禮也。但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，不得不然。」上曰：「對君有體，狂言何也？」道周曰：「臣疏中惟殺狗、梟獍兩語，不無過激，然遭遇聖明，故敢直言。夫立言，甚難也。綱常名教者，朝廷之綱常名教；禮義廉恥者，國家之禮義廉恥。假以臣為一人之私，緘默取富貴可矣。」上曰：「爾借題污詆大臣，別有所為耳。」

道周曰：「司馬光有言：『臣若有專司，則有所不言；如為論思，則無不可言者。』臣受論思之職，與嗣昌比肩，當言而言，不得雲詆毀大臣。讀書五十年，無一言一事，不可對君親告妻子。臣躬耕二十年，手足胼胝，四十喪親，負土作墓，畚插皆臣自操，故奪情之事，所不忍見。」上曰：「爾如是，雲不如鄭鄭，何也？」道周曰：「臣年棄於通國，孟子不失禮貌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。臣謂文章不如鄭鄭。」上曰：「鄭自絕人倫，許曦小臣，猶知公論，爾曾曦之不如。」道周曰：「宋人惡李定不持母服，擬賜孝子徐積粟帛以諷之。臣奉彈嗣昌，則非救鄭矣。」上曰：「少正卯亦稱聞人，徒以言偽而辨，行堅而僻，記丑而博，順非而澤，不免孔子之誅。今之人多類此者。」道周曰：「少正卯心不正，臣心正者也。」上曰：「朕知爾操守，雖屢進屢退，終欲用爾。不圖偏矯恣肆，乃至於此。

念以講官，姑寬爾。」因令之去。道周猶不起，有所陳。上怒，嗣昌曰：「道周所言，經也；臣拜命，權也；惟上優容之！」已出，上止諸臣，諭之曰：「今者內寇外邊，天妖地震，朕不能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，宣德化，芟禍亂，所賴諸臣匡朕不逮。而乃黨同伐異，阻撓朝廷用人之權，是外寇易治，內寇難除也。」

今有仍前軫者，立置重典。」明日，謫江西布政司都事。

道周既謫，而名愈重，天下稱直諫者，必曰黃石齋。

十三，福建巡撫解學龍，薦閩中人才，以道周為冠。上大怒，緹騎逮學龍及道周，詣北寺對簿。是日，黃霧四塞，日晷無光，各杖八十，下詔獄入白雲庫。獄卒曰：「此周順昌、周宗建，畢命所也。」視北鎮撫司事膝胤玉，給藉草餽棗。作《重生詩》。監生涂仲吉上言：「道周通籍二十載，半居墳廬，一生學力，止知君親。雖言嘗過戇，而志實忠純。今喘息僅存，猶讀書不倦，此臣不為道周惜，而為陛下天下萬世惜也。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斥，至欲殺而終不果。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，雖遠出而實優容。陛下欲遠法堯舜，奈何出漢唐主下？」戶部主事葉廷秀，亦疏救，俱下獄廷杖。

初，上天天下共表孝經並小學頒行，道周於庫中作《聖世頌孝經頌》，《頌》曰：「粵稽天德，厥貴恒性。於皇師天，永孝配命。師天永孝，乃立民極。明明我皇，允惟天德。」餘姚孫嘉績，亦係白雲，從道周受易。刑部尚書劉澤深，擬瘴戍，再奏不允。澤深上言：「道周之罪，前兩疏已嚴矣。至此惟有論死，死生之際，臣不敢不慎也。自來論死諸臣，非封疆，則貪酷，未有以建言誅者。今以此加道周，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，而有建言蒙僂之名，於道周得矣，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。且皇上所疑者黨耳。黨者見諸行事，道周具疏空言，一二臣工，始未嘗不相與也，今且短之，既而斥之，烏有所謂黨，而煩朝廷之大法耶？去年行刑時，忽奉旨停免。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？萬一轉團動念，而臣已論定，噬臍何及？敢仍以原擬上。」

上從之，戍辰州。自十四年正月入詔獄，積十有四月始得出，作《再重重生詩》。學龍、廷秀、仲吉亦戍。

道周道南都，至杭州，諸生迎至大滌，析鵝鹿疑義，示三易指歸，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及《樂律》，論儒派。八月，荷芟入楚，未至。

上議起廢錮，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：「前少詹事臣道周，愚戇之咎，實皆自取，第半生孤苦，子幼家貧，萬里投荒，深可軫念。」德璟旋入閣。八月日講，上與輔臣從容語及張溥、張彩之為人。曰：「溥小臣，且不免偏，何以負重名？」周延儒進曰：「張溥、黃道周，皆為偏，惟是讀書博通，所以人人惜之。」上默然。德璟因言：「前蒙皇上放道周生還，渠極感聖恩，但子方十歲，得免其永戍，量移內地，皆出憐才好生之德。」上微笑。德璟又言：「道周在獄時，寫有《孝經》百本，每本作文一篇，是感頌聖德。」黃景昉、陳演、吳姓合言：「道周事親孝，且清苦極不可及。」延儒言：「即其讀書，亦尚可用。」上不答，惟微笑而已。明日，手敕：「曩謫先生面奏永戍黃道周，清操博學，見今戍遠子幼，朕心不覺憐憫。彼雖遍迂，經此一番懲創，想亦改悔。人才當惜，宜作何赦罪，酌用密議來奏！」輔臣上言：「道周向來未經追琢，每有任性率意之咎，自蒙恩譴裁抑陶鎔，聞已甚悔前非。每日在獄，手書《孝經》，極其感佩天恩，頌揚聖德。恭睹皇上勤學好問，稽古考文，臣等自慚固陋，未能仰承萬一。因思及道周博雅，遂據臆陳，伏蒙皇上憐其貧苦，鑒其改悔，而軫及於人才當惜，赦罪酌用。斯真造化生成之恩，天地覆載之量。道原周職詹事府詹事，今既蒙恩赦，用以當還其故秩，以備史局編摩，更足資其一得，此又非止從道周起見也。」上報「可」命即擬旨。

輔臣復上言：「皇上此舉，眾美俱備，從此知學行之足貴，信廉吏之可為，所裨於作人磨世，君德治象非細。」是日，詔復道周少詹事。都下臣民，中外相慶。

道周已至九江，朝命敦促就道，旋請假歸里，以學龍、廷秀等尚在戍所，席藁請命，亦得釋。道周既歸漳浦，堅臥不出。

明年甲申三月，京師陷，福王立於南京，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。時馬士英當國，道周入朝，無所為。

乙酉三月，奉命祭告禹陵，舟泊龍江灣，夢高皇帝呼曰：「卿竟舍我去耶？」對曰：「朝廷舍臣，非臣舍朝廷。」時左都御史劉宗周去國，道周祀陵，留連紹興。彌月，三謁宗周，固卻不見。曰：「際此亂朝，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？」道周聞之，即行。

南都潰，馬士英東奔錢塘，道周逢之江上，痛詈之，士英落靴走。及浙省降，宗周與門人前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等謀起兵，求道周計事，不獲，悔曰：「石齋夙有淵思，吾初不宜拒之太深。」

唐王在位，訪故臣於張家玉，薦道周，王拱手曰：「得此商彝周鼎，當為廓廟羽儀。」道周來自浙，拜大學士兼吏部尚書，位首輔。鄭芝龍以公爵班宰相上，道周爭之，芝龍不肯出兵，道周憤時事不可為，而荷殊絕之知，乃自請視師，經略江西。芝龍不與一卒，道周親書告身獎語號召，得百餘人，徑進出杉關，眾至萬人，田夫荷鋤從之，曰「扁擔兵」開府廣信，與楊廷麟、萬元吉為呼應。王命家玉出屯金溪，以為之援。道周遺家玉書曰：「道周之年，不能致遠，為皇上為馬；道周之力，不能任重，為皇上為牛；或者左右拾遺，因事靖獻，道周其皇上晨雞乎。」

時魯王上書福州，稱皇叔父，不稱陛下。唐正怒，殺其使者陳謙，遂積隙。道周移書浙東大臣張國維、熊汝霖等解之。

大略謂：「東遷以還，藉力晉鄭，蔡丘而後，推德桓文。上愛殿下，篤於所生，勿以降階之問，為博達所笑。」其冬，徽州陷，道周提兵赴救。新守婺源令故門士，以書給約內應，抵明堂裡，猝遇大清將張天祿，被執。從者職方福州趙士超，通判六合毛玉潔，中書平和賴繼堂龍溪蔡春溶。

順治三年丙戌，正月七日，入徽州。元宵，見張燈為魚龍百戲，趨營帳，念民，為之泣下。至南京，置西上門故尚膳監中，先後絕粒十餘日，作《自輓詩》，書後曰：「丙戌就俘以來，義在必死，未了諸緣，無所復憶。所憶者為《春秋·表正》、《詩·晷·正》二書未就，及未登嵩室，陟華嶽之巔耳。《表正》為少時舊書，墜婺源明堂，想已廢於兵火，無復能讀之者，嘗讀陳無涯兄弟，裁其大略，不知能竟之否。《晷·正》必須吾自草，無復能傳其意者。如嵩華二岳，先年欲以黃冠丐此了願。當遭戍辰州，乞多千里，移去潼關，為林讓庵銓部所尼，垂老得此，坐華巔，臥王屋，執筆以事《詩》、《春秋》，雖禮北斗，受玉虹，不為過矣。生平所歷黃山、白岳、匡廬、九

華、浮丘、龍首、穹窿、玄墓、洞庭、三茅、天目、徑山、西

陵、委宛、天台、雁宕、羅浮、懷玉，一十八翁，要當一一謝之。生死千秋，未必再晤，風雷楮墨，載其精神，亦使眾山聞之，謂我不薄也。」又云：「武夷天姥，係於維桑，大滌焦桐，為吾講舍，寤寐相繞，未之辭焉。」三月十五日畢命。韓四維子僧某殮而瘞之。凡入旬中，賦詩三百十一章，自名《石齋逸詩》。曰：「石齋死後，世當傳之，以當逸事。」年六十一。

贈文明伯，立廟福州及漳浦。所著有《三易洞璣》、《易象正》、《淄衣儒行坊記》、《表記集傳》，司經局進呈諸書；《行業詠業焚草》、《解遼環》、《解齊環》、《榕壇問業》、

《逆流草駢枝集》、《浙闡策問》、《洪範·月令明義》、《

孝經大傳》、《鄴書大滌》、《函書》、《逸詩》行世。夫人蔡，名玉卿，能仿道周書。嘗集兵萬人，號夫人軍。已而鑲乏，解。子四：子中、子成、子和、子平。

論曰：莊烈自信王繼統，無腹心股肱之助，不動聲色而除魏忠賢，天下欣然以為明王復出。泊臨御十七載，憂勤宵旰，終用身殉。後之論者，不欲以亡國之咎訾之。然剛而自賢，莫肯慮下，屢用詔獄，廷杖以待言者。任人理財，每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。觀黃道周、劉宗周之進退，亦可見矣。其失天下，不可謂已無以取之。宗周粹然儒者，非一代之士。道周說經議事，與匡衡、劉向相類，而直節則李膺、范滂之流，雖才不及濟亂，要亦三百年之元氣所留也。嗚呼！後之人主，無執理任剛，決於違諫，使君臣俱覆，以宗社為孤注，如莊烈者，可不鑒哉！

○蔣德璟

蔣德璟，字八公，泉州晉江人，進士。崇禎中，官詹事侍讀學士，遷禮部右侍郎。十四年，晉尚書，與黃景昉、吳姓，同為東閣大學士，入直。德璟明習國典，曉練世務，立朝持正，和而近情，上甚響之。左都御史劉宗周，以救姜彩、熊開元得罪，且不測。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事微解，上顏改霽，宗周削籍歸。又偕周延儒因日講進言，赦前少詹事黃道周，復其官。

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陷山西，三輔震恐，上罪已求直言。

科臣光時亨疏陳練餉之害。德璟票本謂：「曩來聚斂小人，倡為練餉搜括諸議，以致民窮禍結，危及社稷。」上大不懌，召問聚斂小人，誰也對即前戶部尚書李待問。乃極言抽練無實，空增七百三十萬之餉，民安得不困。上怒德璟朋比，遂引病出直。三月八日，疏辭去國，舟及滄津，京師陷，時論深惜德璟。福王時，德璟不起。唐王在位，應召入直，位次黃道周下。嘗自請行關，相機督戰，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。德璟知事去，太息，乞罷職歸泉州。大清兵下泉州，不食死。所著有《懋書》行世。

○路振飛

路振飛，字見白，直隸曲周人，天啟五年進士。崇禎中，官福建按察使，晉僉都御史，巡撫淮揚，唐王在鳳陽高牆，振飛入見，奇其神宇器識，深相結好，奉私錢周之，由是知府張以謹以下，視遇有加，吏不侵辱。福王立，中外洶洶，鎮將劉澤清、高杰，欲寄家屬於江南，左都御史劉宗周劾之，並及振飛。已，廉知振飛公清，尋悔曰：「參兩鎮過責淮撫，是餘激也。」乙酉五月，南都敗，振飛東走，及其鄉諸生韓雄都等聚兵大湖，不降。

唐王思舊恩，使吳江諸生持敕書訪之，敕曰：「麥飯豆粥，念久欲報。」既至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入直。振飛持論有執，不肯阿上。上欲用王朝升為總督，彭遇■僉都御史，振飛鼓誦必循資格，豈得非常之人，恐非休休雅量。」振飛執言：「臣等無私隙，遇■降賊，乞憐馬士英，為浙撫搜括激變。朝升在太湖，奉劍州知州朱盛徵，始稱通城王，繼稱皇帝，賣官奪女，百姓不容，故爾逃來。若大用此二人，無乃傷新政乎？」卒從其諫。

大清兵至延平，王乘馬奔，振飛追扈不及，縊邵武山寺。

○曾櫻

曾櫻，字仲含，江西峽江人，萬曆四十四年進士。天啟中，知常州府，時有詔逮高攀龍，攀龍自殺。縵綺欲載屍察驗，並逮其子回奏。無錫知縣吳大樸，依阿其間，櫻力持不可，乃免。

與李應升為同年生，借官帑以給官旗之逮應升者。時常民集者數千人，欲擊官旗，櫻再三曉諭而散。

崇禎十六年，為登萊防撫。大清兵破萊陽、棲霞、寧海諸州縣，二月廿一日，攻登州，櫻御之，乃退。嘗為副使，分巡興泉道。

唐王時，拜大學士，入直。櫻忠款懇至，言語委密，處孤主驕臣之間，調護上下，使無疑忤，上親臣腹心依之。鄭芝龍不肯出兵，駕往來延建，櫻以為此非遲久策，失海內望，請速幸贛州，並力出江西湖南。卒不決而敗。櫻至廈門，依朱成功，辛卯春，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廈門，成功還救不及，櫻自縊。

○傅冠

傅冠，字元甫，江西進賢人。丙戌二月，以行在太子太保，兼禮兵二部尚書，文淵閣大學士督師，同忠孝伯朱成功，大守永定關。崗兵張安、丘華，俱聽節制。前軍方入建昌境，餉已告匱，後軍聞警，輒歸。冠見令不行，十二疏乞罷，不許。後敕揭重熙佐冠共事，冠無心任職，日午方起。重熙奏之，乃勒令歸。

九月晦，汀州破。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，冠避泰寧之分水村。村人江亨龍新執贄，縛冠以獻，大師李成棟解縛，進曰：「公大臣，釋留，當取令旨，但去發，保無他。」冠厲聲曰：「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？吾鄉先進也！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。」成棟載至汀州，飲食與俱。已而成棟入粵東，使鎮將李發衛之。十一月廿一日，對局弈罷，發閱文書，曰：「公必不順，令旨收公矣。」冠欣然曰：「早畢我事，爾之賜也。」整衣冠南向拜，曰：「負國無狀，死不足贖。」復西向拜，曰：「祖父暴骨，愧見先人地下。」

初，就執日，歎曰：「負國重恩，永慚地下。」以足三頓地，夜半，風雨大作，頓足處崩陷數十丈。其首函寄汀獄，或無故動搖。數見夢於獄，夜嘗有光。囚冤濫者，祈卜，皆奇驗。

家人傅國楨等負其骸，初墓汀之羅漢嶺，與忠誠伯周之蕃相望。

閩三年，冠子號哭，請合身首，歸葬。舊衣二棄故汀墓旁，經年色如新，行道指曰「相公衣」。